

原教評論

## 傳統文化傳承的辯證

杜正勝 教育部部長



**要**談原住民族的教育，最根本的就是做好「文化傳承」。台灣歷史上，平埔族群三百年的演變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。沒有文化傳承，這個民族也就消失了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我們要談原住民族教育，最重要的就是把文化傳承下去。文化傳承表現在很多方面，其中，原住民族的「語言傳承」應該是在最核心的位置。再來便是原住民族的「傳統價值觀」。

傳統價值觀主要包含三個方面：一是「人與自然」，即，原住民族宇宙觀；二是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」，即，「倫理關係」；三是「人與超自然的關係」。這些種種的文化主體價值以及語言，就是文化傳承工作所必須傳承的內涵。因此，所謂「文化傳承」，並不是要原住民族停留在狩獵時代，而是每個原住民族都有一套他們自己對「人與自然」、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」以及「人與超自然的關係」的看法。教育，就是要來維持傳統價值觀中最精華的部分。

其次，關於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工作，還是要重視「發展性」的課題。現在談原住民族教育，總免不了還是在「文化」這個圈圈裡打轉。可是，原住民，身為一個人，必須同時也是一個世界公民——即，現代世界所要求的公民能力，原住民也都必須具備。

目前，刻板的印象，總好像是認為原住民競爭力比較低落，所以考試要加分？其實，回顧起來，在日本統治時期，原住民受基本國民教育的比例比漢人還要高。台灣社會在1950年以後所形成一種原住民教育程度比較落後的印象，在日本統治時期是不存在，因為，從受教育的比例上，就可以明顯看出原住民比平地人高。因此，我們必須肯定原住民族的基本能力並不比漢人差，而我們的教育的重點，不應再是那種扶弱的態度，而應該是要把原住民的能力引發出來，他們也是先進的國民，足以及在國際上競爭，與各國人民一較高下。至於為什麼我們社會這五六十年會有這樣的誤解，認為原住民比漢人差？我還沒深究，但推測恐怕是漢人文化的問題，但不論如何，我們平心而論，漢人真正反省了嗎？可能也沒有。

漢人在面對其他民族，常常自認為高人一等，四方皆「蠻夷戎狄」，是所謂的「蕃」，所有非我族類都比較骯髒低下。然而事實呢？在英國人必麒麟（W. A. Pickering）所著《福爾摩莎的探險》的筆下，十九世紀的台灣平埔族與中國漢人生活品質，可是恰巧相反。漢人這樣的偏狹文化不限於過去統治者、不限於政府，就是一般平民百姓也一樣，一直到現在台灣。大眾刻板的印象還存在。現在，我們對台灣原住民的重新反省、認識，還是要回到塊

土地上：論這塊土地的主人，是原住民；就特色上來說，最能彰顯台灣的獨特文化的，還是原住民，但三、四百年下來，原住民族從主人變成邊緣人，我們漢人對這樣的現象，又反省了多少？

反省的接入點，要從史觀入手，最關鍵的便是「開拓史觀」。開拓史觀向來定位台灣是個殖墾社會。而最典型的就緒連橫的《台灣通史》。

《台灣通史》隨處可見流露出貶抑原住民的漢族優越意識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在台灣通史有限的台灣人物中，最英烈可頌者，除了反清的民變首領之外，便是墾拓的雄豪。例如，林杞開墾「斗六門」、吳沙開墾「蛤仔難」，在連橫筆下，斗六門「日月有我而光明，山川有我而亭毒（化育），草木由我而發揚」；而吳沙來到宜蘭，則是「率其堅忍之氓，以深入狃榛荒穢之地，與天氣戰，與猛獸戰，與野蠻戰，……用能達其壯志，以張大國家之版圖，是豈非一殖民家也哉？」連橫因此認為：蛤仔難（噶瑪蘭）如果沒有吳沙，「則長為豺狼之域矣」！（俱引自列傳）。清國政府劃下的民番分界，土牛紅線，不斷隨著漢人的開拓，平埔族的土地流失的東移。連氏的「國家」當然不包含台灣原住民以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地，這樣的以漢人為中心的台灣意識，我們此時應該有深沈原罪的警惕。

歷史已經形成這樣子，我們現在能做的，就是政府以國家的資源，重點幫助原住民，這部分政府已經在做；而民間能做的，就在於「我們怎麼對待異己？對待不同的文化，而能夠具有平等的對待？」每個人都需要檢討：「我們在觀念上是不是真正做到了無歧視？」當然，我們現在不會再像過去以惡意的言詞醜化原住民族，反而常常表示佩服原住民的歌舞編織。但，真正的「佩服」是建立在「瞭解」之上，而在我們向來的教育中，在我們的知識中，我們平地人又對原住民族瞭解了多少？這就是另一

個更大的工作：非原住民族的原住民族文化教育，藉由原住民族的對照，重新反省漢人自己的史觀與價值觀。

開拓史觀對漢人而言是英雄開拓，但對原住民族而言，可就是悲慘的歷史。所有歷經開拓殖墾的地方，如美國，都免不了有這樣的一頁滄桑，美國現在也在反省當時是怎樣對待原住民。而中國呢？中國也是漸進發展，逐步擴張的。在兩千年前，長江一代不是華夏；一千年前，武嶺一帶也仍是非華夏，我們又怎能自認為承襲一個永恆不變的、從一開始就高人一等文化？當我們談到文化價值觀時，我們必須反省：「你是否認仍舊為你所承襲的既比其他民族來得高明呢？」按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來說，這是無庸置疑，但現在的人類學告訴我們，對於自己的文化必須反省，對於其他民族的文化必須理解而且尊重，如果具有如此，將形成「共存又保有各自的特色」，我們不是要讓原住民族漢化，也不是一味地追求全球化，而傳統都被掩蓋了。

所以，現在在理念層次有了重新反省之後，在技術上要處理的就是兩個困難：第一，如何讓民族文化邁向現代，但又能維持固有？這不只是原住民族的問題，非原住民族也有同樣問題。第二，如何讓不同民族的文化，都能維持其固有特色，而大家生活在一起時，又都能有些共通性？這是在文化政策、教育政策上，必須要注意的關鍵點、下刀處，這話是好講，但在實際操作上，這是未來我們教育工作者，要好好思考下功夫的地方。

（本文由杜正勝部長口述，比吼·法利整理）

杜正勝